

黃 埔 風 雲 錄 (一)

● 譚瑛（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自由作家）

籌辦軍校不眠不休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發表將中正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等爲籌備委員。蔣中正與籌備委員和一些工作人員，在廣州南堤二號籌備處不眠不休的辛勤工作，到了二月二十一日，各項重要設施，均已完成，校址設在廣州西南四十多里的黃埔島，將原設在島上的海軍學校舊址加以裝修，招收正取學生及備取生，教授課程以培養在戰場上指揮士兵的連排長等幹部爲主，教育訓練期限，由於革命戰爭的緊急需要，縮短爲六個月畢業。

黃埔軍校的教職員，在校長之上以國民黨總理兼軍校總理，校長之旁設黨代表一人，與校長平行，校長之下設政治部、教練部、管理部、軍需部、軍醫部、辦公廳。黨代表與總教官及各部廳的人選，內定廖仲愷任黨代表，戴傳賢任政治部主任，王柏齡任教

授部主任，鄧演達爲副主任，沈應時任總隊長，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周枕琴任軍需部主任，俞飛鵬爲副主任，宋耀初任軍需部主任，張家瑞任辦公廳秘書，王登雲任翻譯。

蔣中正爲什麼出走

籌備工作正進入高潮之際，蔣中正委員長突然辭職離開黃埔出走，同時囑咐籌備委員王柏齡等也準備離開。廖仲愷前往挽留，遲了一步，蔣中正已經上船。孫文不得已，一面致電上海蔣中正勸他打消辭意，同時下令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長。

蔣中正內心的痛苦，在回復孫總理的電文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蔣又在三月十四日寫一封信給廖仲愷，責備廖仲愷，並評論廣東的一般現狀。蔣中正在信中說：

善意批評廣東政局

：「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爲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蔣中正接到電報於三月二日，回信孫文：廖仲愷）與海濱（鄒魯），何亦絲毫無有起色？……今日粵中財政，已爲財團所把持；

總理，像胡漢民這樣忠實有能力的同志，應該要他「追隨左右，以資輔翼之助」，最好派胡漢民擔任廣東省省長（胡漢民那時奉派留在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負責人）。否則廣東「內部乖離，精神渙散，軍事政治，棼如亂絲，用人任事，毫無統系」，遲早

中

財團不去，則財無人可辦。……夫爲政之道，對人惟有在邪正賞罰上用功，對事惟有在

條理次序上著手。……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至於事實上、時代上，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

蔣中正的信，說明了他出走的原因，是現代史的一篇重要的文獻；不僅善意的批評

對當時廣東政局，尤且對國民黨容共問題與廖仲愷親共政策提出毫無保留的意見。蔣中

正這封信是在民國十六年清黨的前三年，即民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寫的。信上有幾段非常重要的話：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

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使）滿蒙回藏部皆爲其蘇維埃（聯邦）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吾兄如仍以弟言爲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

萬餘，不可不爲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認爲）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

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不惶也。然弟自覺無可爲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強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後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爲「忠臣」相譏刺。……

吾寧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冀與兄共勉之。……弟雖未亡，而在廣東各軍所保送的，一共四百九十九名。

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言耳。」

廖仲愷爲人溫厚，在復信中對蔣中正的忠告表示願意「反省以求已過」。廖仲愷附

帶告訴蔣中正，辦財務的（禁煙督辦）楊西巖已經被孫中山免職，胡漢民已被孫中山電邀回粵，回任大本營秘書長，軍官學校的經費已有著落。「至於對外（聯俄容共）問題，不自弟始，亦未嘗因弟而加甚。弟以爲現狀

如此，將必以虛名而受實禍。獨立自決，弟無間言。」

廖仲愷在内心上始終是忠實於中國國民黨的（往後軍校的忠實同學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與跨黨份子對抗，廖仲愷曾經熱烈的支持

王柏齡在他的「黃埔創校之回憶」一文中，中曾經講到過。王柏齡的「黃埔創校之回憶」曾在成都黃埔季刊登載過。

蔣中正收到廖仲愷的復信後，回電廖仲愷說「函電均悉，弟必來粵，勿念。」

四月四日，蔣中正離開上海，偕許崇智一同回粵。

廖仲愷在蔣中正留滬之時，已經督同王柏齡等人辦好了軍校學生的入學考試。投考的學員有三千多人，其中有許多人是國民黨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回到各地後秘密介紹前來報名投考的。考試兩次，共取錄了正取二百五十名，備取一百二十名，加上駐

軍校視事，對區隊長以下的下級軍官幹部訓話。先後作了三次訓話，勉勵以身作則，勤懇教導好在校的學員。

五月三日，孫文下令，特任蔣中正爲軍官學校校長。

五月四日，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取生入學，編爲一、二、三、三隊。三天以後，備取生一百二十人入學，編爲第四隊。教職員生共計九百零六人，第一期學生四百九十九人，教職員軍官、士兵四百零七人。

孫文訓勉入學學員

孫中山在第一期開學典禮時訓示說：

「中國革命已歷十三年，僅有民國之年號，而無民國之實際，乃因無革命軍隊貫徹革命黨之主義，僅有革命黨人之奮鬥，而無革命軍之奮鬥，革命遂難竟全功，故創校之希望，在建立以軍校學生爲基幹之革命軍隊，挽救中國危亡，在軍校同學心中就是要打倒列強，除軍閥。列強中第一個要打倒的是日本軍閥。」

五月八日，蔣中正校長對第一期學生作第一次的訓話，說明「軍人的職份，只有一個死字。……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蔣中正

備取生也一概准許入學。

蔣中正四月二十日回廣州，當天晉見孫中山總理；五天以後，四月二十六日回黃埔

軍校視事，對區隊長以下的下級軍官幹部訓話。先後作了三次訓話，勉勵以身作則，勤

懇教導好在校的學員。

五月三日，孫文下令，特任蔣中正爲軍官學校校長。

五月四日，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取生入學，編爲一、二、三、三隊。三天以後，備取

生一百二十人入學，編爲第四隊。教職員生共計九百零六人，第一期學生四百九十九人，教職員軍官、士兵四百零七人。

中把他自己關於人生觀的認知，講給學員們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

此後，蔣中正校長在處理學校行政的百忙之暇、萬難之中，一有機會，便對第一期學員訓話。總計，到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在十一月三十日畢業為止，蔣校長一共訓話了三十次以上。第一期老大哥們畢業以後，留在教導團當幹部官佐，蔣校長仍常常對他們訓話，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講經理制度與人才，十二月二十八日講練兵要素與戰鬥心理。

全部心血奉獻革命

在許多次的訓話之中，蔣校長不僅把有關戰術、紀律、兵器、衛生、經理、訓練士兵、教育士兵、典範令等科目的精華，用極容易懂的詞句講給同學們聽，尤且不厭其詳的告訴同學們「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國國民黨的任務」，「三民主義的內容」，「黨與軍校的關係」，「革命軍人為何與一般軍人不同」，「軍校畢業生在中國革命事業中所負的使命」。

蔣校長以全副精神，用在軍校第一期同學們身上，在古今中外所有的軍事學校負責人之中是少見的。蔣校長不僅對同學們耳提面命；他真足以全部心血，奉獻給革命軍事教育作為建立革命軍的第一步。

受蔣校長教導培育的同學，對校長心悅

雜誌

中把他自己關於人生觀的認知，講給學員們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

此後，蔣中正校長在處理學校行政的百忙之暇、萬難之中，一有機會，便對第一期學員訓話。總計，到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在十一月三十日畢業為止，蔣校長一共訓話了三十次以上。第一期老大哥們畢業以後，留在教導團當幹部官佐，蔣校長仍常常對他們

訓話，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講經理制度與人才，十二月二十八日講練兵要素與戰鬥心理。

黃埔軍校第二期以後的同學，雖未能親聆蔣校長的教訓如第一期之頻繁親切，但是都能繼承第一期同學所開始的傳統。因為第二期與第三期入學之時，第一期尚未畢業。

建立黃埔精神的傳統的功勞，第二第三兩期和往後到我們第七期的同學，都是有份的。總之偉大的孫中山總理始終對蔣中正校長的器重與信任。在北伐期間、抗戰期間入學的所有軍校同學，都夠資格分享這份光榮，也都配得上稱為蔣中正校長的弟子。

這一篇精闢的訓詞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更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歌。

黃埔軍校自身的校歌，是在第五期任少校政治教官的陳祖康撰寫的，陳祖康後來在抗日戰爭中曾負責重要情報工作，又任國民大會代表。校歌歌詞十分莊嚴有力：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澈，紀律莫放鬆，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領導被壓迫的民衆，

蔣校長的廖仲愷與各部門擔任課程與訓練的教官和軍官，尤其是一手撰寫了戰術教材與兵器教材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老師；文武兼資、雍容大度的總教官何應欽老師、有大將風範不計較名位的教官顧祝同老師、錢大鈞、陳繼承老師與政治部的主任教官胡漢民、戴傳賢、邵元沖老師。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是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的二週年紀念。在黃埔的陸軍軍官學校選定這一天補行第一期學生開學典

禮，儀式十分隆重，文武首長各界賢達到了一千多人。孫中山總理親臨致訓，訓詞是：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澈始終！

黃埔校歌莊嚴有力

筆者在欽佩黃埔各期同學之時，更應該感謝任勞任怨、忍辱負重、在籌款方面協助蔣校長的廖仲愷與各部門擔任課程與訓練的教官和軍官，尤其是一手撰寫了戰術教材與兵器教材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老師；文武兼

資、雍容大度的總教官何應欽老師、有大將風範不計較名位的教官顧祝同老師、錢大鈞、陳繼承老師與政治部的主任教官胡漢民、

戴傳賢、邵元沖老師。

民國十三年冬成立教導第一第二團，稱

為校軍，是屬於軍校的部隊，用作教導畢業同學練習帶兵技術的隊伍，教導團高級幹部

由軍校教官出任，下級幹部，由畢業同學擔

中任。士兵由蔣校長派陳果夫、王懋功、陸福廷、王仲廉等在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各省招募。後來改稱校軍爲黨軍，這是國民革命軍之創始。黃埔創校之初設備簡陋，幕露藍蕪，慘淡經營。周圍環境非常惡劣，困難重重，幸賴蔣中正校長指揮以黃埔學生爲基幹之黨軍、粵軍，統一兩廣，國民革命軍之策源地廣州得以鞏固，後來出師北伐，無後顧之憂，這是國民革命繼續開來之重要契機。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中正校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所向披靡，進展神速，戰線延長，領域擴大，地方武力來歸，敵軍投降日衆，革命軍實力日益壯大，爲培訓幹部之需要，黃埔軍校先後在潮州、南昌、長沙、武漢設立分校，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成立陸軍官校。潮州、南京、長沙分校停辦，武漢分校於民國十八年又恢復。抗戰軍興前後，爲適應各級幹部之補充，生力軍之編組，先後在洛陽（後移漢中）、武漢、成都、昆明、南寧、西安、均縣、烏魯木齊，增設第一至第九分校，陸續培訓學員生十七萬餘人，成爲抗日戰爭的主流。各分校除招考優秀青年培訓外，並分批調訓地方部隊中下級幹部，以統一抗日戰爭軍事思想，充實戰術戰鬥指揮學識。中日大戰期間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除蔣中正校長任最高統帥指揮海陸空軍打擊入侵敵軍外，並兼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派軍遠征緬甸，解救英軍之圍困，黃埔師生何應欽、顧

祝同、湯恩伯、陳誠、胡宗南、黃杰、關麟徵、杜聿明、王叔銘、李仙洲、王仲廉、陳大慶、胡璉、戴笠等都是當代名將、風雲人物。抗戰勝利後，各分校一律裁撤，但各分校培養之傑出校友甚多，對於建國工作，貢獻亦最大。

軍校七期承先啟後

筆者出身中央軍校第七期，對七期武漢

分校情況，瞭解較多，特作詳細報導如後。

軍校第七期有南京、黃埔、武漢三部分，南京校成立時，首屆招生即爲第七期，原黃埔軍校最後一期亦爲第七期，仍留駐黃埔，陸軍官校學成畢業，第七期可稱爲承先啟後之一期，武漢七期學員於民國十七年春入伍，十九年七月十日畢業，同時招考第八期學員，二十年冬歸併南京本校，編爲第八期第二總隊，武漢分校再次停辦。第七期學生畢業，南京本校註明爲七期第一總隊，黃埔七期爲第二總隊，武漢七期爲第三總隊。

第七期武漢分校學員，係以北伐時期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改編成立，回溯其前身，係第四集團軍第十八、十九兩軍隨營軍官學校。隨營軍校改爲中央軍校七期武漢分校，緣於第四集團軍曾一度反抗中央。當年北伐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上將於龍潭之役，發覺所屬旅長胡宗鐸勇敢善戰，特爲提拔，一躍爲第十九軍軍長。陶鈞爲胡宗鐸之部屬，鄂東同鄉，保定軍校同學，由胡宗鐸提攜擢

升第十八軍軍長，第四集團軍西征底定武漢後，胡宗鐸任武漢衛戍司令兼湖北清鄉督辦，陶鈞任清鄉會辦。分別掌握湖北省重要財源——推運局、禁煙局，成立第十八、十九兩軍整理委員會，以第十九軍教導團爲基礎，另招優秀青年成立第十八、十九兩軍隨營軍官學校，培訓幹部，擴充實力。十八年春，胡宗鐸、陶鈞、夏威等，於其長官李宗仁入京開會、白崇禧在平之際，擅自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名義，撤免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師師長魯滌平本兼各職，派何鍵爲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清鄉督辦，令夏威、葉琪兩師向長沙進兵。中央以武漢方面目無法紀，公然叛亂，出兵討伐。李宗仁在南京聞訊，胡宗鐸、陶鈞爲第一、二、三、四、五路軍司令，即在黃陂武穴之線待敵。中央雖聲言部參謀長張華輔，令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爲第一、二、三、四、五路軍司令，即在黃陂武穴之線待敵。中央雖聲言出兵討伐，但實際者重策反，因第七軍夏威部若干桂籍將領對胡宗鐸、陶鈞之跋扈，早已不滿，一經策反，第四集團軍李明瑞、楊騰輝等師旅團長人人宣示反對胡宗鐸、陶鈞脫離第四集團軍。馮玉祥亦通電討桂。何鍵宣佈就任中央任命之第四軍軍長。武漢陷於孤立，胡宗鐸、陶鈞、夏威決定全線向鄂西撤退。隨營軍校先撤至宜昌，分住祠堂廟宇，規定早晚點名，每日自行溫習功課，但各隊隊長並未嚴格要求，同學中偶有向隊長詢以時局情況，則顧左右言他，面容頓顯凝重

中，不甚樂觀，同學們根本不關心時局，每天三五成群，遊山玩水，如趕不及回隊午餐，即以麵食充饑。住宜昌逾兼旬，獲悉中央大員孔庚來鄂西連絡，胡宗鐸、陶鈞、夏威表示願向蔣中正總司令投誠。中央決定第四集團軍隨營軍校改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派錢大鈞爲教育長，令全體同學回校完成學業，同學們笑逐顏開，歡欣鼓舞。登輪東下之日，先在宜昌江岸集合聆聽陶鈞講話，慰勉有加，臨別依依，其言也善。

重回武昌學校易名

同學們重回武昌右旗，依各隊順序，以整齊步伐邁向校區，校門上方國旗飄揚之下，校名標誌已改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衛兵舉槍敬禮歡迎，同學們精神抖擻，興奮不已。校部通告，各隊回原住營房休息三天後，舉行體格檢查、甄別考試，僅淘汰極少數，合格者一千二百餘人，編三個步兵科大隊各轄三個中隊，砲、工兵各一隊，不久第二軍軍長魯濬平挑選教導隊學員及優秀幹部四百餘人保送分校就學，體檢甄考合格，編爲第四大隊、轄第十一、十二、十三中隊，各大隊、中隊主官：第一大隊長先張良莘（曾任國大代表），後張雪中；第二大隊

長先李模，後陳大慶（曾任台灣省主席、國防部長）；第三大隊長先李及蘭，後方天（曾任江西省主席，國大代表）；第四大隊長蕭鐘錚；第一隊隊長彭善，至十三隊隊長文

心珏等。砲兵隊隊長傅正理；工兵隊長權白雲。校本部組織及主管人員：政訓處少將處長宋思一，校本部辦公室少將主任毛福成，

教育處中將處長趙錦雯，步兵科少將科長胡伯翰（曾任國大代表），砲兵科上校科長張新齋，工兵科上校科長甘芳，編譯科上校科長王兆翔，總務處上校處長顧毓基。軍醫處上校處長呂學丞，經理處上校處長汪奇柏。

隨營軍校隊職人員、軍事、政治、技術教官及助教除自願離去者外，一律留用，新聘教官，悉屬陸軍大學、日本士官、保定軍校、黃埔前期及國內外大專院校名教授，堪稱一時之選。

武漢分校設財務監察委員會，主委爲教育處長趙錦雯，各大隊長處長爲委員，每月舉行檢討會。

錢大鈞教育長於民國十九年春奉命於武漢分校編練三個教導團，第一團團長張世希、第二團團長夏楚中，第三團團長張良莘嗣奉命編成教導第三師，錢大鈞兼師長，駐武昌南湖。

明恥教戰作育英才

第七期武漢分校於民國十八年四月舉行

開學典禮，訓練總監何應欽上將親臨致詞，同專任教官擔任。各隊馬術練習，由馬術教官及助教擔任。各兵科隊劈刀刺槍基本動作

術知識，報效國家，憂國憂民，雪恥圖強。

七期武漢分校同學已先在隨營軍校完成入伍訓練及軍官教育，第四大隊同學在第二軍教學隊亦有相當學術科基礎，教育處討論決定本期教育實施計劃，依據前述營軍校教育計劃實施進度相接，以前所缺課目，予以補充。學術科教程及講授區分爲：

(一)軍事學科——軍制學、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交通學等六大教程。日軍製造九一八事變前，中央軍校所用教程，除軍制學外，悉取自日本士官學校，日本則因襲西歐，先宗法國式，後改德制。軍校七期，各教程理論原則無重大變更。軍制學教程由戰術學教官兼授，兵器學教程由專任教官講授，築城、地形、交通三大教程，由兼任三項之築城地形交通教官講授。

戰術教官依戰術教程講授進度，適時進行沙盤教育兵棋演習，以促進野戰實兵指揮之概念。通稱爲小教程的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陣中要務令，以及衛生勤務、陸軍禮節等，由各隊長、隊附、區隊長擔任講授。

(二)軍事術科——各兵科隊自個別基本制式動作以至班、排、連、營各項制式教練、野外戰鬥教練，由各大隊長大隊附、隊長、區隊長、分別擔任。機關槍、迫擊砲之制式教

練、戰鬥教練，打靶實彈射擊，模型手榴彈及實彈投擲演習，由隊長、隊附、區隊長會同專任教官擔任。各隊馬術練習，由馬術教官及助教擔任。各兵科隊劈刀刺槍基本動作

(一) 錄雲風捕黃

、全套護具著裝、相對劈刺之應用動作，由專任劈刺教官及助教擔任。國術之拳擊、刀術、劍術、棍術，由國術教官及助教擔任。

器械體操之練習，由體操教官及助教擔任。

畢業前，四個步兵大隊及砲兵工兵隊聯合舉行旅次行軍、戰備行軍各一次，前一次

由武昌至豹子灘，後一次由武昌至紙坊，由校總值星官統一指揮。

(三) 政治學科——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太平天國革命史、列強侵略中國史，第三國際世界革命之陰謀等課目，由專任教官及聘任講座分別擔任講授。

曾追隨孫中山紀錄三民主義演講，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長之黃昌穀應邀講演孫文學說思想史，漢口市長劉文島講日俄侵略中國史。

錢大鈞教育長精神講話，闡揚孫文總理百折不撓之大無畏革命精神，推翻專制，創立民國之偉大事業，國家前途多艱，必須繼續努力，犧牲奮鬥捍衛國家，語多警勵，發人深省。

武漢警備中原討逆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全國統一，必須裁減軍隊，緊縮軍費，加強建設抵抗強鄰日寇侵略。民國十八年國府召開編遣會議商討裁軍大政。少數高級將領忽視國防軍與國防政策必須配合國家建設之重要性，基於狹隘的自私心態，反對裁軍，暗中阻撓破壞國策，十八年冬，駐河南鄭州之唐生智與汪精衛

、閻錫山暗通款曲，勾結石友三舉兵發亂，原駐武漢附近之國軍部隊，奉命開平漢隴海路前方討逆，武漢分校奉令暫停操課，擔任維護武漢三鎮治安警備勤務，保留一個大隊爲緊急應變之預備隊外，其餘三大隊以中隊、區隊爲單位，分別配備於武昌漢口各火車站，三鎮船埠碼頭，楚望台、圓通庫兩軍械庫、漢陽兵工廠、各大工廠、蛇山砲台、黃鶴樓、漢陽龜山、武昌珞珈山、洪山、南湖等處，依狀況設置排哨、班哨警戒，各隊在值勤區以十人爲一組武裝巡邏，晝夜分班巡邏大小街巷，維護市區安全，服勤一月，唐生智叛亂敉平，全體回校復課。

民國十九年夏，閻錫山、馮玉祥反對國軍編遣，通電反抗中央，聯合出兵河南，發動中原大戰。錢大鈞教育長奉命設立臨時指揮部，派少將步兵科長胡伯翰爲指揮官，上校戰術教官孫秉辰爲參謀長，率武漢分校三個教導團赴河南參加討逆，准許志願隨同前往戰地歷練之同學一百四十餘人，納入指揮部，歸胡伯翰將軍指揮。由政訓處主辦討逆宣傳週，挑選長於演說辯論口才之同學，五人一組，編成二十組宣傳隊，分佈各車站、碼頭、公園、工廠及交通要道，當衆演說中原討逆，關係國家統一及國家建設與進步，盼望同胞們特予贊助支持。在武漢分校禮堂及武昌首義公園舉行宣傳週遊藝會，歡迎市民群衆參觀，遊藝會節目有平劇、漢劇話劇、歌舞、相聲、魔術、雜技等等，除情商漢口

新市場兩劇團熱烈贊助外，其餘節目由同學眷屬贊助演出，效果頗佳，博得觀眾好評。

中原大戰，損傷國家元氣，幾乎動搖國

本，爲統一中華民國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

大！王成聖教授所撰「六十年來的中國」有

言「中原大戰歷時六個月，戰況之酷烈，損失之慘重，爲民國史上所空前未有，馮閻聯軍死傷二十萬人以上，中央軍陣亡約三萬人，災情之重大，往後多年難以恢復」言簡意賅，實爲中肯平實之論。(未完待續)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